

初

潭

集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大將軍霍光出都肄詔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亾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亾，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逐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節節見昭帝明聖異常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敝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敝甚賜汝席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醜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

○二忠臣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瞶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歿之。遂驅車入。歿其僕曰：人有亂君，人
猶歿之。我有治長，可毋歿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難難難，難可敬，真可敬也。

趙襄子遊至於梁馬，却不進。青荇爲參乘，襄子曰：進
視梁下，類有人。青荇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
叱青荇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
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
我不言，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歿爲可適。乃退
而自殺。

本無路了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君曰命汝無從敢從何也幸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難難難難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徃徃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

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斂章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怠君。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

似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逃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餘人或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念古人豈虛言哉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水時爲吳郡單身奔亾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灑篠覆之時峻
嘗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
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
其酒足餘年晷矣冰爲起大舍而奴婢使門內有百
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此卒有大人相名亦不肯傳也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遁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往矣

可惜戴頭巾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與焉中興書曰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及仲堪走文武並無從者唯企生在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

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遂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玄遣收之，語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弱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耳。」玄遂斬之。既出市，玄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桓如言宥之桓先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既有此母定生此子

○桓玄篡位帝出宮徐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
恭帝遜位徐野民獨哀感滄泗交流謝宣明止之收
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
自不同乃更歛歔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墜馬衆散不知所在堅所騎
驄馳還營踏地嗚呼將士隨驄去得堅于草中

馬良易馬義難

○符堅爲慕容冲所襲，馳馬墮澗，計無由出。馬踟臨澗，垂鞚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鞚，堅攀鞚得登岸，西走盧江。

人之不如馬者多矣。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人之不如猴者多矣

○三正臣

○墨者有鉅子腹黶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黶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

十餅子都賣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枕之并素書埋之
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恠之曰君何以
致此馬子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卽迎喪開視
銀書如其言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都好乘驄
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
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陰與與張宗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
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與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
之以財

極是極是極難極難

8 率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曰
幸尚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
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
遂攜拯如初率嶠譜叙曰歆爲下邳令值漢室亂乃
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
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
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
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

欲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彼平時愛買好急則不
顧故凡買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舉事不顧後大
率難以准憑若此國家將安所用之乎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
諫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
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周舉不負所舉左雄亦是英雄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
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
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節義之臣也何可得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
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
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乞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毋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蔡克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紬穀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王澄嘗經郡

入境問此郡士吏稱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
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
位也澄笑而止

齊王罔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罔咨事罔設
宰會召葛旆董艾等共論時宜旆等曰罔善侍中善
絲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曰公協輔王
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
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
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旆等不自得而退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恠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敦旣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真所說溫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
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太真真可。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

米遺之。却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王有不悅色。語信曰。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仲將魏朝大臣寧

○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矣安以爲名言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謐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傳季友徐羨之共
管朝政蔡因傳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
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
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
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
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
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觀以令長裁
之積不能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憤
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
此於人也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旣自
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
書郎而故垂刺爲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
已至令僕矣

向柳與遠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鷂豈衆禽之偶

卅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賣
表劉安得免寒士按南史蕭道成既弑蒼梧以太后
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
道成事敗皆死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見荷武帝厚
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不
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
曰蔭昌之未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

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禱。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及彥回子賁往問訊。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何謂耶。至齊王卽位。以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炤獨嘆。

曰彥回少立各行何意被徇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
歿不當為一名士邪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愷容色坦然帝曰處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
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
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
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眾斥

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劉餗隋唐嘉話曰徐
大理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
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成法終不
可改至帝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知是再三終不挫
折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寤屬省候弘
霸獨後人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
凡甘者病不廖今味苦當卽愈也元忠惡其媚恭語
于朝

千古無元忠

唐侍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又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隨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徐俯字師川以父禮必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長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便呼名至前驅使之

獬廌見闖不直者觸之窮竒見不直者照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竒爲

名

○馬仙碑曰小人如失主大後主餉之則復爲用矣

○四清臣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

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
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
作清卿矣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燕
室■甚敝潛度廣狹以麁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
撈至■不敢發言而去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之臣

○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以桓
君山多藏書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翫楊子雲之篇樂
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廼詔
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

斷其節、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蹄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蹄、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謝朓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還、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桓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表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表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表伏之表復何所疑

○後王宴東宮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王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卽授譏後幸鍾山令譏暨議索塵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孫璉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十字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

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
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把蜀纈袍
覆之而去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疑
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二及覽質文知其
非常亦列在第十三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疑旣登
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二能言之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乎

腐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矣
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
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
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
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
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
上

○漢武帝乳母嘗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
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

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
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
亦深有情恻乃悽然閱之卽赦免罪

東方朔初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
已誦四十四萬言人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
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絕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烏

○先王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十起未足爲

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
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
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爲漁陽
慘○ 搗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
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
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踈典略曰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建安十六年，楨隨侍太子，酒酣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公聞，乃收楨，減灰配輸作部，使磨石。後武帝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卽日赦之。」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

此語無人會得

郭准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准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嘲澤澤不能

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
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
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
對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
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
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
至耳

○哀哉

8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
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
慕王大咨嗟向秀傳曰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
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
咲曰可及康誅秀遂失圖乃詣司馬文王

2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
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萹羹但未下鹽豉耳

雋永

○樂令女適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擣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莫服。」

○此佞口亦甚好言語之選也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
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爾頗能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
杯酒令汝壽萬春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節周曰吾若萬
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

有難色帝咲之。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簡文初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曰：「卿嘗

欲見相王可任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天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正謂位耳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桓公公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紘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磬也寧可闔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顧司空未知名，諸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餘，不得不覺。

世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主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

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爲王前驅簡文曰
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
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
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玉王髮無二毛
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
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
稱善久之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說劉宿牀帷新麗飲

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
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瓊
契當無此言

○李卓吾曰許初刺劉最誦薄得好劉亦不受許刺
直自認真去又好王乃并刺劉許落在劉許圈裡
中矣余因代劉答一轉語云我自有玄度新許不
用巢由舊許也

○袁宏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
懷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
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
丹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張天錫爲荊州刺史稱制西隅旣爲符堅所禽用爲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噐每入言論無
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最貴張曰
桑椹甘香鳴鴉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

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
淚如傾河注海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爲佳謝景靈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
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
嘗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
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
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至言至言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好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和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爲德音

牽強

○庾綽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
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繫奏鍾夔先
聽其音綽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聞之曰此人宜在
帝左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極感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
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齏室中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宣武北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此答無味因代劉答一轉語云坐則談清言行則
建事功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始就桓公司馬于
時人有餉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
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
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桓公
目謝而咲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李生因代謝答一
轉語云參軍誤了出則爲遠志處則爲小草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涵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攢筆便作一句云
馮躍清池桓問媿高是何物答曰鱉名魚爲放馮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鱉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鱉府
參軍那得不作鱉語也

顧長康作歿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颯
顛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
破冢真破冢而行人安穩布颯無恙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謂鯁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又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又未能輔桀，翻欲吠堯，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王盡歡。歸請起舞，曰：陛下旣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乎。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蒨之逆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暄爲丞。二人曾論事，移時吏人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暄甚不和也。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爲日已久
饑虛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能落毛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
康缺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
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王敬則王儉俱卽本號關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
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王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
傳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

初通傳六
感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悟忻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乃仰眠
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
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做水肆意酣暢
也

○蘇瓊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官
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

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其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宋孝武嘗賜侍中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廷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

兩遂忠孝並弘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間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言

○魏李處來使齊武讌之蕭琛舉酒勸處處不受酒曰公庭無私禮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坐悅服李處乃受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堯盤龍

曰此貂蟬從堯鑿中出

○徐陵至魏是日甚熱魏收嘲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
侍來徐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
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
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職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容
大夫禮乎肅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
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

誰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曾爲入蕃會盟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揆言及事事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者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顯是第一矣。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對曰張載臣所

畏邢恕從臣游

劉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決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但須得利便之地以貯水介甫傾首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李待制誠之聞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爲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

知人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正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贖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

全大國之體

妙妙

○以上皆能言之臣夫唯明君在上故下皆忠清正
直之臣而凡能文能言者無不布列於有位矣欲
天下不治得乎